

金鋼鑽

今日一學 大洋一分

價目表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

含香

老嫩小雲茄

MAHUA

六零六

治梅毒特效藥

吸應人等上

煙香牌政郵

永泰棧煙行

中國總發行所

百福命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煙味好 價錢巧

上海烟草公司出品

金龍牌香煙

良藥如益友

卓別

飲料冰室

露痛骨瘋痛製袁

勿服此藥

庭家子女泉龍

告廣室浴

一誤豈可再誤

...

局書界世

...

明星影片公司新片

川石張 笑天包 琳景宣 趙靜霞 李時苑

富人之女

承辦全國廣告

手續便利 取價低廉

西美牌香煙

厚醇味氣 嫩黃絲煙

上海啤酒

大加利西餐館

大加利餐社特別啟事

西比利亞

為母親所鍾愛者

浙江杭州婦女旬刊社營業部何慨秋女士來書云小女就分今已三歲在母腹中因過遇母生重病危急萬分幸醫治得法轉危為安

此美 麗可 愛之 小女 經軟 弱無 力每 多疾 病及 試服 自己 藥片 即獲 治愈 在今 已強 壯活 潑矣

已藥片之奇功故即先為試服少許果真名不虛傳旬日即見功效因此作為常服之品百病均除身體亦日見強健聞家均極欣慰嬰孩自己藥片乃是嬰兒及小孩特製之品專治嬰孩胃弱不化 大便閉結 肚痛腹瀉 腸風 嘔吐 出牙痛苦 寒熱失眠 蛔蟲等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票一瓶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

由出版之得刊列第七期，第一論著，署名吳桂華，有云：「民國之法律，雖完全破壞，而舊有軍閥之威力，足以鎮伏之。」又云：「民國之社會，尙餘有一線之光明者，實賴軍閥之助力。」此等論調，可謂開有目共睹之軍閥問題，曷復道法律、戰亂時期應持態度。今作者謂有軍閥之威力足以鎮伏之，曷威力足以代戰亂時法律也。北京郊外之人民，既降於軍閥威力之下，奸淫擄掠，慘不忍言，聞之者莫不髮指，今謂新得刊列，乃恍然曰：此軍閥之以威力代戰亂時法律，何有不行，何以日軍閥之消滅，不有籌策，何以見軍閥之法律，嗟乎，斯民何幸而遇此道德家之軍閥。法律家之軍閥也。至以民國社會一線之光明，傾城於此，而此等論調，乃不可挽救，乃至於不可救藥者，此等論調，且一變其地土地者，乃至真名士主敦敦。此等見解，與其意見，乃至其目其一，莫能言此，此等筆，出乎人情以外，乃至入乎人情以內，嗚呼，黑暗社會，賴軍閥以發生光明，而國陀陀戰亂軍閥，理世界之一光明者，吾誰信也。作者在軍閥之下執筆筆政，無怪其有此論調。抑復得一般學者，一個個面，壓服了渾身雞皮粒粒，吾得不佩服作者特論之正，人格之高也。王君枋政，誦問於吾輩數人，九子讀後者公於執掌雜誌太學生往卜書訓以魏泰及及昭宗孔子，自來國時釋者大都如此，新得刊列中之大文章吳桂華先生，殆亦全之識時者歟，吾得多氣節之士，於此益信。

近來電影界，頗有因種排字而發生交涉者。各小報載某君之書寫上，應爲譯者所注目，「應照不詳」之語則，紫電其始末未詳，爰不辭海隅而爲之記。

原係綏女士爲新聞雜誌石君之夫人，素年在戲劇協會研究劇學頗有心得，前年即入神州影片公司，演諸劇均尚稱稱，今春乃主演「上海之夜」飾席太太一角，戲中之席太太者，乃一談諧淫悍之婦，新折白、綠子衣，一露其夫之祕隱，加以矯揉二字之詭術，實至切當，夫以素有表演之履女十指之運以內心的表顯，自然絲絲入扣，勝任愉快也。

一夕片剪接既訖，試映於中央大戲院，觀衆對於該女士之表情，俱加讚歎，兩晚之久，例須由中央經理人樓廣告中央公司司費章上之關係，根據劇情撰廣告，各影片公司，向不過記者

○廣州公署當然亦加以平與，追廣告揭佈，則知該女士以騷雅文明

軍來到北京，曾經拍了一個帶黑漆，現在又拍了一個林白水飄泊上海都是北京的名記者，而不幸以身殉職，掉一句文言說：『其美北京記者之死也。』

白之水狀，雖說是通敵，然而也有入說是因爲罵了張宗昌和溥儀，以致我有來白水社論，喜斯罵人，常常得罪的不少，此次被殺，原因是在舊政府，假本人是他的天譴，然而在亂世混濁世界，你要罵人，千萬要曉得，你三寸毛筆，終敵不過一萬馬瑟，記者的生活，也就覺得很可憐了。

林白水又死

拿北京的記者和上海的記者比較起來，記者人說上海記者做北京記者，來者無敵。北京的記者勤不勤就要的槍斃上海的記者，坐兩半的已經罕見。北京的是決不會有的，我認清也自然。北京是記者，往往直言以招人過，弄白水，便是榜樣。上海的記者，城身一個，都成滑頭，本領大的，前鋒官，提提不定，大領小的，就衝鋒官。云云。這不是一般報的觀色的，連迎營營，搖旗吶喊，像雷等，脚色白頭到老，無幾無幾，那末，會來有槍斃上海（夢夢），非記者之誤，真慨然上海的記者矣！

新片預告

大新舞台各演員：陳雲波鼓鑼
 於上月十五日搭輪赴滬，訂期
 返滬十日，於廿五日，明晚抵滬兩日
 已同復，在甬時戲頗蒙王、張、白
 玉、趙、潘、林、等，分寓江北岸東亞戲
 館三樓，樓係臨江，日間火車登空，
 靜得安睡，入夜始漸涼矣，然劇場

老板亦云苦矣，昔廿打泡戲，
 演南天門，接南天門一劇，鰲鯨
 演不常演，在甬大鳴炮，
 大受歡迎，又風凰山麒麟出拜

滑水蛙

蛙之種類頗多，而佳者絕鮮。北
夜深人靜，飄出沒滿江千艇之
牽子，是也。滬人士謠言說蛙：「
類」不足以言蛙也。滑水洩果酒
所釀成佳或劣，初未有定，每以
耳予有善惡，執役其間，予以
輕之蛙淡，三子少安毋躁。
目眩其雲白，若追離其露時，
有導子入聲道，持者即于便處
食量稅銀，蓋滬人招誘之苦。蛙
鮮此泉出產名蛙，招誘一啣吐
辭也。然蛙蹤難尋，追蹤頗難，
而使主人自決，可乎？子曰：則
臥沙疑聞，稍涉想恐不覺入囊。
蛙來見余學首至誠，老態若

〔答〕「某」哦。芬妹。原由……〔答〕「某」妹。最近兩日。五穀安否。何事。……此是鐵道。務必尋人送來。前並肩月。〔某〕我思妹迷途於廢莊。〔某〕被已在此。人之別便離。〔某〕服平服。前方戰事。我自有辦法。為妹報復。愛。……某妹。有人負我。我自不問。〔答〕「某」決不如此。照眼兒發出。〔某〕一叙作便罷。〔答〕「某」決不致。〔某〕妹放心。別矣吾。始復常態。自有此序。都還了得。然則。〔某〕妹放心。別矣吾。始復常態。自有此序。都還了得。然則。

嚴廳長關心民命

〔鈞洪〕

漢原自嚴廳長接任以來、對於一切寒者設一善法、俾遇時疫者、得診設施甚善其善、地方人民、咸德於無之途、此普福之安、更甚於檢査出既際此盛夏、上關心民命、抑且非由類也。

事其詳據云、廠中每年售出軍火

際此之此事通告一結果、聞所傳其甚、但福漢間因工險、實為命

而此其真相也、

二機後人秘史異聞。左錄一函、不備集影片名而後成。蓋舊有錢絲馬跡可尋也。

「下路」接讀你來信、吾悉知你同夫妻的祕密。前次看見你在朱施公前、碰見你丈母的的一種怕羞爲情神態、令人難堪。個個叫之「光那光字」等語。恐也畫不出。就是你自己不的不趕、公何從前到弄爲了「姓好」？現在姓好已講若石人、則又何事顧慮。此中野史、滿有戲作疑難、吾想即使姓好被人談破、成了潑水覆盆、或早生牛子、何勿盡甘韜藏、只怕作孽結塵。如果情天清淚、亦只得暫相投局之想、按此風雨之落、在這迷惘的上海、去罷那風塵三仙子、西施女使李飛飛等、從中紅白、不難水石出。情天終可補救。第一你不可假病假呆、務求曉得切後再錄。前途遠隔、方能當身周旋、否則就是玉灑冰瑤、一片局外。

空四條半浪浪千古照「下路」。

其後復數次謂張曰：君之事，君究將棄吾而獨自消清之耶？無非殺了當之獨白、變文之支節。

「事」變文之父、朝出暮歸、一顧一應、無小事具、故於「忍」及其女不暇長、放於「娘子」之「不常歸也」然不數所定嫌、嫌夫去久、遠返無期曰：小

歎息曰：我家如此門第、竟出萬念。惟自是時、而今猶見萬公私、故推之時、在今猶見萬通「七步填詞、夢果之結、

定於七月
三十日起
中央大戲
院開映

北京大學張說生所編之雜史。傳係四庫間某書局竊得者。惟書上並未書明。則其爲何人僞作。將此並棄焉。

(風流)

蓋清女相士、此次之遷移三馬路大舞台蓋廟堂斜對面二另五號石庫門內、各小租約其中因逢吉里出入不便之故、問該土中尙有一尺多特之井有、開闢太少須掘一大段才有說辭。諒之曰、今尙未測實佈期而待勘至丁居後、此一段甚之事自然會被披露上、

(彌欠)

予云、聞其暫不忍食其肉、因盤口忍令吾目親其人、則又驚忍食其肉而俾手命侍者也夫矧乃一啗之耶、抑依古不食之禮、蛙既去乃然自驚曰、蛙亡之、蛙亡之、蛙哉

北應既探訪成，而快快通達日語，洋活手腕，爲時無幾，乃史之足跡，
文藝甘乃末，在嶺南大學中大露頭，山白洋月，時有甘乃末之足跡，
角，慶豐甘，自語文大學，比較崎嶇，一月之閒，遂大活動於政府及
古文，竟有之而無不及，認定甘，即粵省分三行政區域，甘得得爲
爲自語文大學之少，領袖，繳納甘，路行政委員長之職，與周恩來
爲乘機挾持，於女士之前，極力細甘，立期足而三官速事，一頓國
之文章，宋，如何出羣，如投筆，見之者皆謂目擊，固不能猶南
女士，腦筋，甘乃末之，對於，無非生財作體謀所以抬高其
女士，其，甘乃末，大學之，因，無非生財作體謀所以抬高其
被點者名者，探得此種消息，大施其，女培之聲信而已，女士於此時也。

以烟土爲私，其煙土皆照產銷價，
川山而販而等省，每次來購煙土，當
到漢以後，可增一倍至三倍，賣由主
持者喊批出售，除將厘價繳還販中，
餘皆諸人朋分而盡，每年所獲，當萬
不費，此可沽餘利，不出現錢，而在
書者有此沾餘利，故交易而退，各
得其所欲云云，事之確否，雖不可知，
姑錄之以爲談助。（一輩自漢上書）

已盡知然往者不諫、未來歲月，亦終如是。夫亦大可憐矣。

所容接者，皆赫赫一時之流，日常相見，未嘗不笑。一日，偶與僚閒，而語於夫人，夫人曰：吾固疑於小猶未歸也，晝昨之時，因即示於婦，雙文之笑，數息頓足曰：吾婿，婢報小姑語矣。奈何！奈何！夫人命召婦，婢偕小姑歸矣。夫人余曰：再，而婢倍奇，豈不得已，親顏見之，夫人握其手曰：我兒，你被敵人侮否，繼務其親顏向下，說我兒某欲與邊先爭甲腹之大小，文雖見我言，究難其父兄所遺種子，文竊位而已，其父在旁，更頓足于某，何以對祖宗，更何顏對鄉鄰！少慰我體而已。

處問侍，善雙文與張其處，已逾半輩中，然局部猶無顯露之狀，非

定於七月
三十日起
中央大戲
院開映

雙文之父、
 榴花照眼紅
 吹過江、
 耶、何熱鬧
 所得知哉、
 本報後、張
 少爺、求
 人去、翌日
 解決矣、獨大
 路後、始知去
 爺怕、怕去不
 要處、刪去不
 詳細地、址
 曰、吾文之初
 在馬桶上讀、

有理、乃曰、吾姑
、惟今日一席談
讀者將疑馮大少
其人冥思移時、曰
外甥酌耳、馮大
尼贊、